



《风味人间》的空间叙事与社会文化意蕴

徐子翔

(成都市文艺两新联合会,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作为网生美食纪录片的标杆之作,《风味人间》系列纪录片突破传统美食影像的呈现模式,以“媒介空间”理论为隐性空间,通过实体空间、想象空间与意义空间的三重建构,实现了对饮食文化的多维解读。影片在城乡空间的碰撞中展现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变迁,在跨地域的饮食对话中构建情感共鸣,在弹幕互动的虚拟空间中完成意义共创。本文结合媒介地理学、饮食人类学等理论,分析《风味人间》空间叙事的表征形式,挖掘背后蕴含的文化认同、乡愁记忆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融等社会文化意蕴。

关键词: 《风味人间》; 空间叙事; 社会文化; 文化认同; 媒介空间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28日

中图分类号: G05

通讯作者: 徐子翔, 成都市文艺两新联合会

Spatial Narrative and Social-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Once Upon a Bite

Xu Zixiang

(Chengdu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for New Social Groups Sichuan, Chengdu 610041)

Abstract: As a benchmark work of online food documentaries, the Once Upon a Bite series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presentation mode of food images. Taking the “media space” theory as an implicit framework, it achieves a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food culture through the triple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space, imaginary space, and meaningful space. The documentary shows the persistence and change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collis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paces, builds emotional resonance in cross-regional food dialogues, and completes the co-creation of meaning in the virtual space of bullet-screen interaction. Based on theories of media geography and food anthrop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presentational forms of spatial narration in Once Upon a Bite and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soci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including cultural identity, nostalgia memory,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Once Upon a Bite; Spatial narrative; Social culture; Cultural identity; Media space

一、引言

自《舌尖上的中国》开启美食纪录片的文化热潮后,国产美食影像创作逐渐从单纯的饮食纪录转向对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1]。《风味人间》系列作为陈晓卿团队打造的网生纪录片力作,自推出以来便以其开阔的全球视野与细腻的人文表达引发广泛关注。该系列作品在播出平台上线即收获超高口碑,豆瓣评分持续稳定在9分以上,不

仅彰显了观众对其内容品质的高度认可,也反映出当代受众对美食题材影像日益提升的审美需求。其成功不仅源于精良的制作水准——如宏大的摄影构图、跨国的摄制协调、高水准的后期技术,更得益于其创新的空间叙事策略。

列斐伏尔在其空间理论中指出,空间并非单纯的物理容器,而是包含物理空间、精神空间与社会关系的复合载体,具有鲜明的互动性与生产性。



《风味人间》正是借助饮食作为核心媒介，将地理空间转化为承载历史记忆、文化实践与情感联系的意义之场。影片通过跨越六大洲的取景与拍摄，在呈现不同地域独特食材与烹饪技艺的同时，也构建出一种“全球-地方”式的叙事张力。它不仅展示山川湖海所孕育的味觉多样性，更通过人与食物、人与土地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结，揭示出不同文化背后的生活哲学与人类共通的情感追求。因此，《风味人间》不仅是一次视觉与味觉的盛宴，更是一场通过味觉通道实现的文化对话与空间体验，重新定义了美食纪录片在当代社会中的叙事深度与传播价值。

二、《风味人间》的三重空间叙事表征

（一）实体空间

实体空间是《风味人间》叙事的基础载体，以地理环境为依托，通过城乡空间的对比与交融，展现饮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坚守与变革。影片中的城市空间并未聚焦高档酒店的精致菜肴，而是将镜头对准街头巷尾的“城市后台”——低矮拥挤的食肆、坚守古法的手工作坊，在这些充满烟火气的空间中，方言、古法技艺等乡土符号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文化纽带^[2]。福建顺昌的何丹华在小城以灌蛋技艺安身立命，四川酱料厂技师坚持手工制酱，这些城市中的乡土坚守者，通过饮食实践维系着传统文化的根脉，构建出理想化的怀旧式城市影像。

与城市空间的怀旧叙事形成呼应的是乡村空间的现代转型。影片打破了传统影像中乡村“原始落后”的刻板印象，呈现出传统习俗与现代观念并存的新农村图景。安徽南坪村的火腿腌制技艺、四川瓦屋山的寻笋传统，这些乡土饮食实践在保留核心内涵的同时，也面临着现代化带来的冲击。瓦屋山封山禁火后，冯玉兴夫妇被迫放弃上山寻笋的传统，转而下山另谋出路；台湾地区卢家父子的镖鱼技艺在现代化捕鱼方式的冲击下渐趋消逝，这些场景既展现了乡村空间的现实变迁，也透露出对传统文化传承困境的深层忧思。

城乡空间的互动与博弈构成影片实体空间叙事的核心^[3]。乡土美食随着人口流动进入城市，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完成自我革新；而城市对传统技艺的需求又反向维系着乡村文化的生命

力。双向流动丰富了饮食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的重构，展现了传统文化在空间变迁中的韧性与活力。

（二）想象空间

想象空间以实体空间为依托，通过地方符号的提炼与重组，构建起跨越地理边界的情感共同体。《风味人间》每集围绕固定主题，将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国家的饮食故事串联起来，使地理空间的距离在文化共性的呈现中被消解，形成天涯共此时的情感共鸣。饮食人类学认为，食物不仅是生存物质，更具有地方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功能，影片正是利用此特性，在差异中寻找共性，构建起跨地域的文化想象^[4]。方言与典型人物是影片构建想象空间的核心符号。方言作为空间化的在地符号，在影片中承担着情感锚点的功能。每集结尾处，拍摄对象用方言讲述与美食相关的故事，既为观众营造了身临其境的沉浸感，也使具有相同方言背景的观众形成“想象的共同体”。安徽阜阳小贩抱着枕头馍骄傲地说：“大馍蘸酱豆，越吃越长寿”，伊朗民众聚餐时齐声喊出“桑噶好吃极了”，这些方言表达虽各具特色，却都传递着对食物的热爱与对生活的珍视，成为跨越文化隔阂的情感纽带。

典型人物的塑造进一步强化了地方空间的文化特质。影片中的美食制作者不仅是技艺的传承者，更承载着地域文化的性格基因。沿海渔民对海洋的敬畏、大山子民对山野的热爱、小岛居民坚守传统的侠气，这些人物特质通过饮食实践自然流露，观众在感受风味的同时，形成对特定地域文化的认知与想象。《螃蟹横行集》中的潘阿菊坚守小岛传承古老技艺，身上的坚韧与执着，让观众对海岛空间的文化品格产生深刻认同，这种认同超越了地理空间的限制，成为一种情感层面的文化共鸣。

（三）意义空间

列斐伏尔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受众从意义的被动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生产者，能够在虚拟空间中重构社会关系，形成自由流动的开放空间^[5]。作为网生纪录片，《风味人间》的空间叙事突破了传统影像的单向传播模式，通过弹幕互动构建起开放流动的意义空间。影片精准把握网生



代观众的观看习惯,在后期剪辑中特意设计“造梗”“抛梗”环节,为弹幕互动预留空间,使虚拟的弹幕空间成为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弹幕空间的意义生产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个性化解读的表达,观众通过弹幕对美食制作细节、地域文化特征进行即时评论,形成多元的意义阐释;二是情感共鸣的汇聚,方言台词触发同乡观众的打卡热情,乡愁话题引发集体共鸣,食物成为连接个人记忆与群体情感的纽带;三是位置认同的强化,“XX省人民前来报到”“我在某地等你”等位置弹幕,将虚拟互动与物理空间坐标对应,使弹幕空间兼具虚拟性与实体性。这些互动实践使《风味人间》的叙事从创作者主导转变为创作者与观众共同参与,形成官方叙事、民间解读的双重意义^[6]。影片的传播平台选择进一步拓展了意义空间的边界。通过浙江卫视与腾讯视频的台网联动播出,既覆盖了传统电视观众,又精准触达网生代群体,不同平台的观众通过二次传播形成跨媒介的意义流动。多平台传播与弹幕互动相结合的模式,使《风味人间》的意义空间突破了单一影像文本的限制,形成持续延伸的文化传播场域。

三、空间叙事背后的社会文化意蕴

《风味人间》通过精妙的饮食空间叙事,回应了现代社会中文化认同、情感归属与文明互鉴等深层次命题。影片将个体记忆、民族情感与全球视野编织于具体的空间场域之中,使美食成为勾连过去与现在、故乡与他乡、本土与世界的文化媒介。在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流动性与同质化挑战面前,该片不仅为乡愁情感提供了具象的空间锚点,更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张力中,揭示了“和而不同”的文化共生智慧。

(一) 文化认同的多层次建构

《风味人间》的空间叙事本质上是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通过个体、民族、全球三个层面的认同书写,实现文化价值的传递^[7]。在个体层面,影片通过地方美食与个人记忆的绑定,构建起基于味觉的身份认同。福建顺昌的灌蛋、四川的手工豆瓣酱、安徽的火腿,这些具有地域标识的美食,成为个体确认我是谁?来自何处?的文化符号,尤其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味觉记忆成为连接故乡与他

乡的情感纽带。在民族层面,影片通过多民族饮食文化的呈现,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汉族的米面主食、哈萨克族的羊肉料理、侗族的酸食文化、水族的鱼包韭菜,这些各具特色的饮食实践,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影片既尊重各民族饮食文化的独特性,又强调背后共通的勤劳质朴、敬畏自然等价值观念,观众在感受民族多样性的同时,增强民族自豪感与文化凝聚力。在全球层面,影片以英雄不问出处,美味不问尊卑的叙事理念,构建起跨文化的认同桥梁。伊朗的桑嘎面包与陕西的石子馍、浙江的臭豆腐与瑞典的鲱鱼罐头,跨越国界的相似饮食实践,揭示了人类在食物探索中的共同智慧。影片通过对比不同文化对相同食材的处理方式,展现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凸显人类共通的生存追求与情感需求,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新路径^[8]。

(二) 乡愁记忆的空间锚定

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使乡愁成为普遍的社会情感,《风味人间》通过空间叙事为乡愁记忆提供了具象化的表达载体。影片中的乡村空间不仅是美食的发源地,更是乡愁记忆的寄托之地。安徽南屏村的火腿腌制、河南孟津的碾转制作,这些传统饮食技艺承载着一代人的成长记忆,当这些场景通过影像呈现时,观众能够在味觉想象中唤醒对故乡的思念。城市空间中的乡土符号则成为乡愁的临时寄托。生活在都市的美食传承者坚持用方言交流、用古法制作美食,这些行为将乡土文化嵌入城市空间,形成流动的故乡。澳门的安娜为追寻沙爆猪皮的家乡味道,退休后举家迁回澳门经营土生葡菜餐馆,食物成为她连接故乡记忆与当下生活的纽带。饮食即乡愁的叙事逻辑,使影片超越了单纯的美食呈现,成为现代人安放乡愁情感的文化空间。

影片对乡愁的呈现并非局限于个体记忆,更上升到对传统文化传承的集体忧思^[9]。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许多传统饮食技艺面临失传风险,台湾卢家父子的镖鱼技艺、瓦屋山的寻笋传统,这些即将消逝的饮食实践,成为乡愁记忆中最珍贵的部分。影片通过记录这些技艺的传承困境,引发观众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关注,使乡愁情感转化为文化遗产的动力。



（三）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统一

《风味人间》的空间叙事始终贯穿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思考，既展现了饮食文化的全球流动，又强调了本土化特色的坚守^[10]。影片摄制组跨越六大洲，走访二十多个国家，将中国美食置于全球视野中进行呈现，打破了美食纪录片局限于本土的创作传统。豆腐从中国云南的黄豆腐到日本的绢豆腐，小麦从伊朗的桑嘎面包到中国安徽的大馍，这些饮食实践的跨地域传播，展现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的必然性。但影片对全球化的呈现并非简单的文化趋同，而是强调“和而不同”的辩证关系。在对比中外相似美食时，影片始终突出本土化特色：皖南火腿通过阳光晾晒风干，西班牙火腿则在窖藏室中完成蜕变；中国厨师将豆腐与肉菜搭配烹饪，日本则崇尚豆腐的本味食用。这种差异呈现既展现了不同文化的独特智慧，也印证了饮食文化本土化调适的传播规律。

影片通过饮食，构建起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对话平台^[11]。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民众共享的胡姆斯、秘鲁中餐厅传承的中华料理，这些饮食故事展现了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影片传递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理念，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温和而有效的传播路径。

（四）城乡转型中的文化坚守

中国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城乡转型是《风味人间》空间叙事的重要时代背景，影片通过城乡空间的饮食对比，展现了传统文化在转型中的坚守与革新。城市空间中的乡土美食与乡村空间中的现代元素形成鲜明呼应：城市里的手艺人坚守古法技艺，乡村中的美食制作者也在接纳现代生活节奏。这种双向互动展现了城乡关系的重构，而非简单的对立。

影片对城乡空间的呈现始终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既不美化乡村的田园牧歌，也不批判城市的现代异化。瓦屋山封山禁火后，冯玉兴夫妇虽然放弃了传统寻笋方式，却在新的生活中延续着对自然的敬畏；城市中的街头食肆虽然环境简陋，却承载着最鲜活的地方文化。这种叙事方式避免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展现了城乡转型中文化适应的多元可能性。

饮食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城乡转型

中承担着文化传承的重要使命^[12]。影片通过记录城乡空间中饮食技艺的坚守与创新，传递出对传统文化生命力的信心。无论是城市中坚持手工制酱的技师，还是乡村中尝试新烹饪方式的年轻人，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维系着饮食文化的传承，这种坚守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正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延续的关键。

四、《风味人间》空间叙事的创新价值与启示

《风味人间》的成功标志着美食纪录片叙事模式的重要转型，即从传统的线性地域叙事转向多维度的空间叙事。影片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域的某类美食的简单呈现，而是通过实体空间、想象空间、意义空间的三重建构，将饮食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这种叙事创新不仅丰富了影像的表达层次，更使美食纪录片从纪录工具升级为文化载体，为同类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新范式^[13]。

影片的传播成功得益于其对观众情感需求与参与需求的精准把握^[14]。在情感层面，通过乡愁记忆、文化认同等普适性情感的书写，实现跨地域、跨群体的情感共鸣；在参与层面，通过弹幕互动构建意义共创空间，使观众从被动观看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这种情感共鸣和互动参与的传播模式，极大地提升了影片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为网生纪录片的传播策略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时代背景下，《风味人间》通过饮食空间的叙事，展现了文化交流的路径^[15]。影片以美食为媒介，既传递了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又尊重了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实现了润物细无声的跨文化传播。这种以饮食为核心的文化传播方式，避免了文化输出的生硬感，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思路。

五、结论

《风味人间》的空间叙事构建了一个多层次、跨维度的文化空间，实体空间的城乡互动展现了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变迁，想象空间的情感联结构建了跨地域的文化认同，意义空间的互动共创实现了文化意义的多元延伸。这三重空间相互交织，使影片不仅呈现了饮食的风味之美，更传递了深刻的社会文化意蕴：在个体层面，饮食是乡愁记忆的载体；在民族层面，饮食是文化认同的纽带；



在全球层面,饮食是跨文化交流的桥梁。美食纪录片的创作不应局限于饮食本身的呈现,应深入挖掘饮食背后的空间关系与文化内涵。通过空间叙事,美食纪录片能够突破地域与文化的界限,实现从“纪录饮食”到“书写文化”的升级。

参考文献:

- [1] 王一凡.陈晓卿主创美食纪录片的叙事策略分析[J].美与时代(下),2025,(01):141-146.
- [2] 吴凡,王志荣.中国美食纪录片叙事差异探究——以《舌尖上的中国》与《风味人间》为例[J].新传奇,2024,(39):59-61.
- [3] 明玉花.美食类纪录片的叙事嬗变——以《舌尖上的中国》与《风味人间》为例[J].声屏世界,2024,(11):79-81.
- [4] 张迪.国产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叙事研究[D].武汉纺织大学,2024.
- [5] 张萌葳.中国美食题材纪录片的空间叙事研究——以《风味人间》系列纪录片为例[J].西部广播电视,2023,44(05):137-139.
- [6] 王悦微.纪录片《风味人间》的叙事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22.
- [7] 纪彧映.纪录片《风味人间》中的文化认同构建:叙事分析视角[D].西南财经大学,2022.
- [8] 易诗雨.饮食类纪录片《风味人间》与《舌尖上的中国》的叙事差异浅论[J].声屏世界,2022,(03):48-50.
- [9] 汤祎纯.《风味人间2》:叙事风格的延续与改变[J].今传媒,2021,29(07):101-103.
- [10] 程墨卿.美食纪录片的跨文化叙事与传播策略研究——以《风味人间2》为例[J].新媒体研究,2020,6(14):107-109.
- [11] 邓润茗.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叙事研究[D].新疆大学,2020.
- [12] 康静瑜.美食类纪录片的叙事策略研究——以《风味人间》为例[J].声屏世界,2020,(09):67-68.
- [13] 王倩,张文涛.纪录片《风味人间》叙事策略解析[J].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19,(04):149-160.
- [14] 曹云霞.论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的叙事风格[J].东南传播,2019,(12):141-143.
- [15] 王传领.美食类纪录片《风味人间》的传播特质[J].青年记者,2019,(11):86-87.

作者简介:徐子翔(1992-),男,汉族,河北唐山人,硕士,成都市文艺两新联合会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影视传媒艺术。